

劳动力市场中介研究回顾及展望

周灵灵*

内容提要 时至今日,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研究依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欠发达领域”,这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益发凸显的重要性是很不相称的。通过论述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发展历程,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涵义与分类,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市场主体、区域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和研究劳动力市场中介,本文试图拓展这一议题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中介 市场主体 国民经济

一 缘起:不可忽视的存在

从史料来看,雇佣劳动和劳动力市场古已有之,其起源的时间大致相同。就中国而言,大约在春秋晚期井田制败坏后,私有产权制度逐渐确立时,便已有雇佣劳动。据研究,《左传》、《管子》和《庄子》等先秦文献就有雇佣劳动的记载(赵冈、陈钟毅,2006)。譬如,《管子·轻重甲篇》就有“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佣而煮盐。”大意是说春耕时节,应以农事为重,冢墓修缮、宫室楼台建造等活动在此期间不宜与农业生产争雇劳动力。而且,劳动力市场在当时也有了雏形,《庄子》中的“佣肆”便是城市中买卖劳动力的场所(赵冈、陈钟毅,2006)。

南北朝时期,衣冠南渡,南方地区开发进程加快。到了唐代,“虚市”、“草市”等商品劳务交易集市在江南大量涌现(宁可,2000),内中不乏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影

* 周灵灵,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zhoulingling1985@163.com。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306490012)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No.4)的资助。文责自负。

子。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北宋时期劳动力市场有了较快发展，史料中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记载也多了起来。例如，《东京梦华录》记载：“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①。”“行老”、“牙人”所充当的角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中介。就出现的时间而言，劳动力市场中介比雇佣劳动和劳动力市场起源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可见，尽管雇佣劳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中介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式和称谓有别，但它们业已存续了两千多年。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劳动力市场中介之所以会兴起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信息通常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搜寻劳动力市场信息是有成本的，这为劳动力市场中介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Autor, 2008）。显然，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摩擦”基准（Benchmark）相悖。因为在新古典世界里，信息是完全的且没有交易成本，故而不需要劳动力市场中介。George J. Stigler 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则较早地改变了这一传统。在这篇题为“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的论文中，Stigler 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信息是宝贵的资源：知识就是力量”，个人或组织所掌握的初始信息是有限的、不完全的，经济行为主体若想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Search），但信息搜寻是有成本的（Stigler, 1961）。这为 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 和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开发工作搜寻与匹配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研究依然很少。这可从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网获得佐证^②。相对而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则要丰富得多，但也只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才获得重视（Benner et al., 2007），且中介研究依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欠发达领域”（Benner, 2003）。总之，对于劳动力市场中介这一古已有之且重要性不断凸显的事物，学术界还需提高关注度。本文的核心目的便是通过梳理近些年的相关学术成果，以期拓展这一议题的研究空间。

二 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涵义与类型

（一）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涵义

研究劳动力市场中介（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以下简称 LMIs），首先需明确

^① 转引自赵冈、陈钟毅（2006）。

^② 譬如，2014 年 8 月 15 日，笔者以“劳动力市场中介”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仅搜索到六篇相关论文，按“篇名”搜索，篇名中含有“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论文也仅有十几篇。

其相关涵义。简单来说,劳动力市场中介是介于雇主和劳动者之间起连接作用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Wolf-Powers (2003)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介是提供就业经纪功能的机构,分为社会使命和商业使命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两类。Gilothe (2003)认为劳动力中介机构是特殊组织,为雇主、工人以及求职者服务,它们是经纪人、调解员和“做市商”(Market Makers),组织伙伴关系以创造职业门路,并为这些客户提高企业生产力。Autor (2009)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是夹在工人与企业之间,以便利或规范工人与企业的匹配、工作的实现以及冲突的解决的实体或机构。

另有学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介不仅包括制式化服务的中介项目,也包括积极改变劳动力交换条件的中介机构(Osterman, 1999),譬如,临时服务公司、专业学校以及劳动力市场交流机构等(Gilothe, 2003)。它们通过工作匹配、培训、职业发展服务等方式,帮助劳动力供求双方形成雇佣关系。一个更宽泛的视角则将中介看作是汇集了买方和卖方的任何组织(Benner, 2003)。对此,国内学者也给出了相关定义。曾湘泉(2008)将劳动力市场中介等同于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渠道和用人单位的招聘渠道。牛雪峰(2012)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介是在工作寻找者和用人单位间传递信息使之发生联系并促进就业匹配的途径、组织或机构。尽管学者们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定义有差异,但对其本质及功能的认识则比较统一。概言之,劳动力市场中介是一种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它们能提升就业技能、改进就业匹配效率、降低信息费用和交易成本、管理风险、缓解逆向选择、建立商业和社会网络,促进国民经济及区域发展等(例如, Autor, 2001; Freeman, 2002; Benner, 2003; Gilothe, 2003; Fitzgerald, 2004; Autor, 2009; 牛雪峰, 2012)。

(二) 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类型

在划分劳动力市场中介类型时,既可按盈利与否、所有制成分来界定,也可根据其发展层次和存在形式来划分。当然,不同的分类方法会有所差异。按盈利与否划分,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可归为盈利性中介和非盈利性中介,后者多为官方半官方组织或公益机构。若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所有制成分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私营就业服务中介和混合型就业服务机构。就发展层次而言,既有服务于中低端劳务市场的家政服务公司和职业介绍所,也有为大企业寻觅高端人才的猎头公司。

就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存在形式而言,既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正规中介机构,也有未登记注册的“灰色中介”;既有在实体营业场所进行经营活动的劳动力中介机构,也有一批以网络为依托的就业服务商,如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Monster.com等。Autor (2008, 2009)则将劳动力市场中介细化为在线搜索引擎

(Online Search Engines)、犯罪记录供应商 (Criminal Records Providers)、临时救助机构 (Temporary Help Agencies)、公共就业办公室 (Public Employment Offices)、集中式工作匹配市场 (Centralized Job Matching Markets) 以及工会 (Labor Unions) 等机构或组织。当然, 这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研究蓝本所得出的分类。无论哪种分类方法, 劳动力市场中介作为一种益发重要的经济组织, 广泛地参与到了劳动力的培训、就业以及企业的招聘等方面。

三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市场主体及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 劳动者个体特征与就业渠道的选择

劳动者的个体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籍贯、教育、工作经验、财富、职称等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 显然会影响其对就业渠道的选择。曾湘泉主持的一项调查发现, 学历越低的人越倾向于使用职业介绍机构、亲友、路牌等招贴广告和劳务派遣公司等就业信息渠道, 而学历越高的人则越倾向于使用校园招聘、网站、猎头等就业信息渠道 (曾湘泉, 2009)。Stevenson (2009) 发现, 教育水平和收入越高的人, 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搜寻工作机会。而且, 具备更高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的人, 将更少借助劳动力市场中介 (Benner et al., 2007)。牛雪峰和徐伟 (2012) 利用 2006 年上海外来女性劳动者的调查数据, 显示外来女性对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频率较低, 原因可能在于正规就业服务不足和大量不良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存在。

此外, 是否就业也会影响劳动者对就业渠道的选择。对就业者而言,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是获取就业信息最有效的渠道, 网站次之; 对失业者而言, 职业介绍所是最重要的工作搜寻渠道, 与就业者相比, 失业者会更多地借助报刊、杂志广告等“纸媒” (Zeng & Cui, 2008)。而且, 公共中介组织仍然是失业者获取工作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 北京市的职业中介机构对失业人员获取职位空缺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获得就业信息渠道的前五位是: 职业介绍机构、亲友、报纸杂志招聘广告、社会招聘会和网站, 其中, 选择职业中介机构的为 84.7% (曾湘泉, 2008)。早在 2002 年, 就有 41% 的劳动者是通过各种劳动力市场中介以及其他方式来实现就业的, 劳动力市场中介在劳动者中的使用率已达到了 7.8% (牛雪峰, 2012)。

(二)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劳动者个体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劳动者个体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工作搜寻方式和成本、就业技能与匹配质量的提升、对职业生涯发展以及工资福利水平的影响等方面。

1. 工作搜寻方式和成本方面

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意味着低的工作搜寻成本能提高生产率,高的匹配效率将提高产出,进而使工人收入和企业利润皆有所提升(Autor, 2001)。但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深受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完善和不对称的影响,首次求职者往往因为缺乏工作经验,更容易受到这些缺陷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对就业机会、岗位特点的研判(Bagues & Labini, 2007)。有效的工作搜寻方式则有助于减少搜寻时间和成本,减少摩擦性失业(Zeng & Cui, 2008)。一个实际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可依托网络进行招聘和求职。网络信息平台的使用,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搜寻和招聘成本(Autor, 2009)。

可以说,在线劳动力市场中介(On-line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减少了地理距离所带来的限制,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搜寻及匹配方式(Autor, 2001),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Stevenson, 2009)。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智联招聘开展的“圆梦青岛”网络招聘活动,截至2014年8月18日,活动专属页面点击量高达56万余人次,2.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通过网页投递了简历(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 MonsterTalent.com、FreeAgent.com等在线招聘平台使劳动力供求较少地依赖于当地市场条件(Autor, 2001)。这些只是近些年飞速发展的网络招聘的一个缩影。

2. 就业技能与匹配质量的提升

通过提供信息等方式,中介组织不仅可以促进就业(曾湘泉, 2008),同时也对劳动者就业技能的型塑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们能降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带来的脆弱性(Benner, 2003)。Wolf-Powers (2003)通过对美国电信企业的研究,认为与需求方有紧密联系的中介、同业公会或职业培训中介更有可能帮助求职者找到工作,中介组织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它们与雇主的联系。

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是,劳动者和工作岗位的异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匹配质量成为困扰雇佣双方的难题。所幸,劳动力市场中介可大大缓解此困境,特别是借助互联网之后,互联网不仅提高了匹配质量(Freeman, 2002),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失业的持续时间(Kuhn & Skuterud, 2004)。Bagues & Labini (2007)通过评估电子劳动力市场的可用性对从大学到工作的过渡的影响,认为由校际联盟——AlmaLaurea^①所进

^① AlmaLaurea 由意大利教育部支持,成立于1994年,1995年开始作为在线中介,到了2007年共有50所会员大学。其主要目标是:一是向相关院校提供其毕业生的可靠信息,二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转型。

行的中介活动降低了高校毕业生的个人失业概率并提高了匹配质量，具体而言，AlmaLaurea 使毕业生的失业概率降低了 1.6 个百分点。Schweitzer (2008) 基于罗斯柴尔德—斯蒂格利茨—斯宾塞劳动力市场模型 (Rothschild-Stiglitz-Spence Labour Market Model)，采用集中式机制来协调工人与企业的有效匹配，认为当且仅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协调，一个稳定的分配才可以实施。

3. 对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福利水平的影响

Bagues & Labini (2007) 的案例研究显示，校际联盟 AlmaLaurea 使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长了大约 3%。实际上，那些低收入个体对劳动力市场中介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帮助那些社会关系网络质量低的人更加便捷地就业 (Johnson et al., 1999)。Freeman & Rehavi (2008) 以美国和英国的工会为例，指出工会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中介，通过互联网分享工作信息，监督企业遵守劳动合同和法律法规，为工人利益代言，从而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在美国，临时救助机构成了低技能就业者的主要雇主，他们大多从事生产、运输等工作 (Autor, 2009)，但这种救助不利于长期收入的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它们未能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Autor & Houseman, 2010)。从另一方面看，通过解决工人的“集体行动问题”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劳动力市场中介可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增进其工资福利水平 (Autor, 2009)。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在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 (牛雪峰, 2012)。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战略。

(三)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劳动雇佣方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中介主要通过招聘效率、匹配质量、用工灵活性、缓解逆向选择和风险规避等对雇主产生影响 (Freeman, 2002; Benner, 2003; Autor, 2008; Freeman & Rehavi, 2008; Autor, 2009)。对劳动需求方来说，招聘效率主要体现在三个环节：以最快的速度将职位空缺信息发布出去，应聘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回应，以及便捷高效地筛选出最适宜的工作者。劳动力市场中介可在上述环节促进需求方招聘效率的提高。通过商业与社会网络的型塑，劳动力市场中介还有助于雇主管理风险 (Benner, 2003)。

尽管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能降低雇主的招聘成本，但也使其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应聘者在网上张贴自己的简历时，有强烈的动机隐瞒或扭曲个人信息，以使自己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这就带来了应聘方的逆向选择问题。一个解决办法是，要求应聘者提供自己的犯罪记录。自 1998 年以来，美国各州陆续建立了求职者的犯罪记录数据

库,以便雇主或其他感兴趣的团体使用,有犯罪史的人面临着更小的就业概率和更低的工资(Autor, 2009)。显然,犯罪记录供应商能降低雇佣方的招聘风险。当我们努力打造一个更有效的劳动力发展系统时,劳动力中介战略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Giloth, 2003)。

(四)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区域市场及国民经济的影响

毋庸置疑,劳动力市场中介也会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产生影响。Benner (2003)以硅谷(Silicon Valley)为例,指出现有的区域发展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塑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推动区域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介机构帮助建立社会和商业网络,增强了地区创新能力,减少了工作者的脆弱性,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还显著影响区域发展政策,带动区域发展(Benner, 2003)。Fitzgerald (2004)以芝加哥和西雅图为例,指出劳动力中介机构为提高劳动力发展的实践提供了巨大潜力,可通过整合资金流、协同工作来克服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的协调障碍。与此相似, Benner et al. (2007)以硅谷和密尔沃基(Milwaukee)为例,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介的使用根植于超越区域发展及特定技术的市场交易,上述两地分别代表了“新”、“旧”两种经济形态。有趣的是,一些学者还发现网上中介促进了毕业生的地域流动。比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网上中介能使毕业生的地域流动性增加2.4个百分点(Bagues & Labini, 2007)。

这方面的中国化研究要数牛雪峰的博士论文——《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时空演变的相互关系研究》。据其研究,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效果、提升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内城工人与郊区雇主之间架起桥梁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帮助地区生产综合体迅速利用创新机会,提高地区适应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牛雪峰, 2012)。总之,无论是弱化中介机构的负面影响还是弘扬其正面作用,劳动力中介机构已成为区域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Benner, 2003)。

(五) 简评

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现有文献在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缺乏对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比较研究,包括发育程度、运作模式等;二是尽管有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弱势群体影响的研究,但比较缺乏对外来务工人员、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使用情况的研究。毋

庸讳言，国内对于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研究比国外要滞后很多，不仅起步晚，且发表的文章也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真正进行深度研究的甚少。这一方面跟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发展历程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有关。毕竟，相较于其他经济学分支，中国劳动经济学科是在近些年才有了较快发展。

四 展望：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一）推动劳动力市场中介健康发展，服务国民经济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地开放、完善，中介的作用日趋上升，但信用差、信息缺乏、服务针对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其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曾湘泉，2008）。一些职业介绍机构打着美丽的招牌设置陷阱，给求职者抹上了心理阴影（韩赤军，2006），影响了业界的发展。症结在于：就政府支持层面而言，存在着管理体制落后（重审批、轻监管）、市场信息功能不畅通、公共就业发展不健全等问题（申海云，2009）；就中介组织而言，存在着整个行业的规范尚未形成、中介组织整体服务水平偏低、就业服务各项内容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服务对象同质化严重、服务创新不足等问题。

那么，应当如何推动劳动力市场中介健康发展呢？我们认为可采取如下措施：一、细分市场，明确不同中介机构的战略定位，公共就业服务中的劳动部门，应主要面向就业弱势群体（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等），人事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就业服务机构，则更多地作为非营利组织，为本行业、本系统就业服务；二、中介服务要从传统的工作介绍，向上下游延伸，适当开展培训业务，扩大产业链；三、做好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包括网络建设等），搭建好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四、加强制度建设和市场培育，进一步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五、建立劳动力市场中介评估机制，对就业促进效应突出的中介可予以适当的扶持；六、加强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城市层面上，需进一步扩大中介服务的规模和范围。

（二）推进劳动力市场中介相关研究，丰富学科体系

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譬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劳动力市场中介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其成长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就业促进效应有多大？劳动者个体差异如何影响其对中介的使用？劳动力市场中介发展有着怎样的区域差异？尽管这些问题或许已有不同程度的探讨，但相关研究依然薄弱。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提高重视程度、加大资金人员等投入，同

时需努力拓展劳动力中介研究的问题导向,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理论总结与提炼,进一步丰富学科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要想进行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相关研究,数据支持很重要。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有三种数据来源:国家权威的调查统计数据、个人调查数据、案例访谈。遗憾的是,国内很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曾湘泉教授领衔的团队曾做过相关调查,并在2008年出版了《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就业促进》。但就个人而言,很难有资金和精力做这么庞大的调查研究。因此,政府还需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工作,积极搭建研究平台并做好数据库建设,院校间尽可能地信息共享,降低科研成本。

参考文献:

- 韩赤军(2006),《职业中介挽套防不胜防》,《保定日报》3月6日,B01版。
- 宁可(2000),《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 牛雪峰、徐伟(2012),《劳动市场中介对上海外来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世界地理研究》第2期,第159-168页。
- 牛雪峰(2012),《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时空演变的相互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
- 中海云(2009),《中国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交通大学。
-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2.4万毕业生网上求职青岛》,《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21日,第2版。
- 曾湘泉(2008),《劳动力市场中介与就业促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赵冈、陈钟毅(2006),《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
- Autor, David(2001). Wiring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 25 - 40.
- Autor, David (2008). The Economics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tion: An Analytic Framework.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348, Cambridge, MA.
- Autor, David (2009). Studies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tion: Introduction. In David Autor (ed.), *Studies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utor, David & Susan Houseman (2010). Do Temporary-Help Jobs Improve Labor Market Outcomes for Low-Skilled Workers? Evidence from “Work Firs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 96 – 128.
- Bagues, Manuel & Mauro Sylos Labini (2007). Do On-line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Matter? The Impact of Almalaurea on the University-to-Work Transi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3621.
- Benner, Chris (2003), Labour Flexibil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Labour Market Intermediaries. *Regional Studies*, 37(6&7), 621 – 633.
- Benner, Chris, Laura Leete & Manuel Pastor (2007). *Staircase or Treadmills?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a Changing Econom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itzgerald, Joan (2004), Moving the Workforce Intermediary Agenda For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8(1), 3 – 9.
- Freeman, Richard (2002). The Labour Market in the New Information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No. 9254.
- Freeman, Richard & Marit Rehavi (2008), Helping Workers Online and Offline: Innovations in Union and Worker Organization Using the Interne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850.
- Giloth, Robert (2003). Workforce Intermediaries: Partnerships for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3), 215 – 219.
- Johnson, James, Elisa Bienenstock & Walter Farrell (1999). Bridging Social Networks and Female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in a Multiethnic Metropolis. *Urban Geography*, 20(1), 3 – 30.
- Kuhn, Peter & Mikal Skuterud (2004). Internet Job Search and Unemployment Du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 218 – 232.
- Osterman, Paul (1999). *Securing Prosperity: The American Labor Market: How It Has Chang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weinzer, Paul (2008). Labour Market Recruiting with Intermediaries. *Review of Economic Design*, 12, 119 – 127.
- Stevenson, Betsey (2009). The Internet and Job Search. In David Autor (ed.), *Studies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igler, George (1961).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3),

213 – 225.

Wolf-Powers, Anna Laura (2003). The Role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Access and Mobility: A Supply and Demand Side Approach. Ph. D. Diss. , Rutgers University.

Zeng, Xiangquan & Yuxue Cui (2008). Job Search, Labour Market Intermediaries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7(2/3), 280 – 283.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ou Ling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So far, the study of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LMIs) is still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economic theory. This is not commensurate to its increasing importan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y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MI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MIs, the impact of LMIs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regional market and nat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how to develop the LMIs, we try to expand the research space of this domain.

Keywords: labor market intermediaries, market participants, national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F240, F241, F243

(责任编辑: 周晓光)